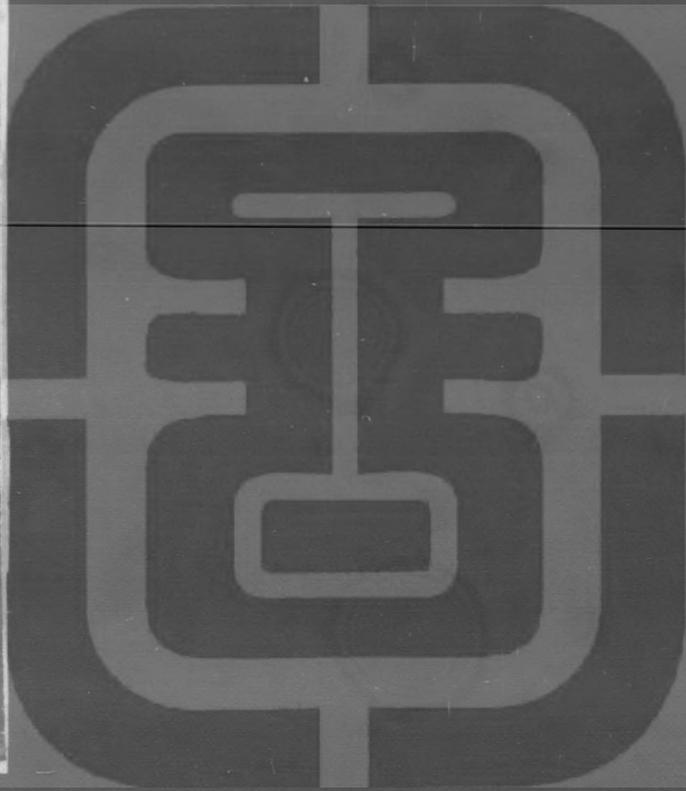


宋史



志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一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

食貨上一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卽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

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社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泉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歛之制日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

賜養兵兩墮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培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幣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懼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歛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

稅征權規撫節目頓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
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
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
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
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
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
未有以瑜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訾之如前使上之
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
非是習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_謂明儒者論議多於
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

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爲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紛更宋
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
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衆食之
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
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
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
爲鑒者焉篇決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
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耀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
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
生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

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院冶
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
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
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曰通爲十有四卷云云
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爲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
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卽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
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
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
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
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奉

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
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
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
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墉不宜種藝者不須
責課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
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
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
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
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
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鄉三

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時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旣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卽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毗言之

乃詔賜緋魚絹百匹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毗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隣里親戚之家益造新籍甚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敕乃詔諸知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窒塞姦幸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竒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

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秬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秬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亳數州旱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露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蹈犁運以人力卽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卽其州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請佃爲永業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

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夔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

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
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
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
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
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稅許令別置版圖便
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
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
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
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
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

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
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
令償直依時價交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
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
農官勘驗以給授田上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
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
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
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塉瘠復患
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
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二

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
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
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
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
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
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
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
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
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觀
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

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
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
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
主客戶多方種時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
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
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
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初什器遂權除生熟
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
臣民所陳田農利害與監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
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

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
口田土爲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
農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
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
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
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
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畝田並如鄉土舊例
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
所在檢察毋使延燔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
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

民田高作者蒔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
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畢刈又遣
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
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
牛疫又詔民買賣耕牛笏筭繼令羣牧司選醫牛古
方頒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
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
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
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期過期者更勿受令佐
受訴卽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之

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爲常制傷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卽定蠲數時久罷畋遊令開封府諭民京城四面禁圍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儲蓄歲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

勸農之績以爲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之初下詔口今宿麥旣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言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丞尉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殿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差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卽廢時又禁近三官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

金賜至泉山僧寺市田言為先帝植福後母以為例
繇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
言頃歲中人至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
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宴文勢官富姓占田
無限蒸并冒偽首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帝敦本務
農屢詔勸劭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
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
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
磁相鄆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
舊苑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

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
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獲州縣毋或追擾以妨
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為憂寶元
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
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
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叅知政事范仲
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
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
兼領於是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
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

來自是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閑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旣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之久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稅二十萬以上議賞監司能督責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郟間尚多曠土入

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犁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漑田幾數萬頃變磽瘠爲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在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天下

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又川陝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加

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桑蠶穀麥衆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逃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

分著爲令神宗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絃復修水
渠溉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
在法請田戶五年內科役皆免貶汝州四縣客戶不
一二年使爲舊戶糾挾與之同役因此卽又逃竄田
土荒萊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籍田縣荒田召人
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版籍須五年乃撥附則
五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
務餘從所請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
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埤堰溝洫利
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

逃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稅者保任爲輸之已行
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
闢開修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議勸
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
縣約以爲貲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請
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
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卽其地植桑榆或
所宜木因可限闕戎馬官計其居茂多寡得差減在
戶租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興修水利田起熙
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

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
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
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五年都水使者范
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
乞募人耕種從之哲宗卽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
馬光爲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
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
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
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
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

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乾而不足
所衣者縹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
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
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疆畝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
刻剝窮民牧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
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欲畝之
民得一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惠直貢其誠
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遵令則
徵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宣民
以爲病至是楚立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

所負罰金與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
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能為民
經畫疏導濤畎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
中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
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桑者率
優其第秩焉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
三年無陳損墮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
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鹵地一萬二千餘頃
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尚慮令佐不肯究
心詔比開墾蠲地終推賞平江府興修圍田二千餘

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勘年八年權淮南江浙荆湖
制置發運使任諒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
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
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
按籍根括詔無承處委他官餘並從之宣和二年臣
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上意欲立四證驗
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米穀貴賤
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
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
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

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爲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內外宮觀捨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徭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蠲欠租免耕牛稅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以使爲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

穀以爲行一之稅本朝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

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擬封百里爲三千四百

井率稅米五萬二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

馬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

之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

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

役始一編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

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

匹婦之貢絹三尺逾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正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
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
鹽香茗之推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勲為桂
州節度使掌書記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
曰紹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東人戶
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綯知永興縣陳升率先奉詔誘
民墾田各增一秩二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
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
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高
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

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
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
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沒人情皇皇故有是命

十月募佃江東西閑田三
等定租上田畝輸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

四年貸廬州民錢萬緡以買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

墾田殿最格殘破州縣墾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
名次增及九分遷一官墾及一分降三

季名次虧及九分鏽一官縣令差減之增虧各及十
分者取旨賞罰其後以兩淮荆湖等路民稍復業而
曠土尚多戶部復立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半
之守宰各進一秩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
勘年詔頒之諸路增謂荒田開墾又令縣具歸業民
者虧謂熟田不因災傷而致荒者

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

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

南歸業之民其田以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疆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乞委通判一員均平賦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土民奔迸南州十有四年出違十年之限及流徙僻遠卒未能歸者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爲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中原土民流寓東南徃

往有墳墓或官拘籍或民冒占便行給還從之十一年復買牛貸淮南農戶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不增稅額十三年以

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直顯謨閣徐林議沮經界停
官遠徙以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謹書者罪
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
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
正椿年爲之輕刑省費甚衆十四年以椿年權戶部
侍郎措置經界尋以母憂去以兩浙轉運副使王鈇
權戶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
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興國軍守臣宋時言詔
諸州縣違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卽以官田
之可耕者給還十六年王鈇以疾罷十七年復以李

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先是真州兵燼之餘瘡
痍未復洪興祖爲守請復租二年明年又請復之自
是流民寢歸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
勅令所刪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貴州縣
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民田
至什稅其伍通判嘉州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
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
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
事迄成爲列郡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
曹筠劾椿年罷之上謂秦檜曰若下田受重稅將無

以輸檜曰臣已諭戶部侍郎宋貺有未均處亟與改
正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
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
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
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寢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
害民者與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貺罷二十六年正
月上謂轉臣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
爲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願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
議之會潼川府轉運判官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
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畢經界事三月戶

部言蜀地狹入穀而京西淮南膏腴官田尚多許人
承租官貸牛種八年乃償並遺元租十年次遺半之
滿二年與其業願往者給據津貼上曰善但貧民不
請荒田安能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爲虛文可
令相度及給四月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
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家強虛占良田而
無徧耕之力亦民被負而至而無闢耕之地望凡荒
閑田許人墾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
京西路知之詔以時升爲司農寺丞十月用御史中
丞湯鵬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方田人

一頃爲世業所在郡以一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
十年丁役二十年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
詣經界不均縣裁正今已迄事此後吏民尚敢扇搖
以疑百姓者乞重實于法從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
良臣言本州歸業之民以熟田爲荒不輸租今令結
甲輸稅目明年始不實許人告以其田賞之戶部議
期踰百日依舊稅洪詔可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縣
民實田輸稅改輸米二升四合孝宗隆興元年詔凡
百姓逃棄田宅出二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
道元年正月都督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令示

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
並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
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詔
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加鄂州
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
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卽逃去今欲召人請
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輸苗一分
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
又詔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六年
二月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

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
大臣爲朕任之十有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
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略謂浙西低田
恃堤爲固若堤岍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
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作
堰增令高濶則堤成而水不爲患方此饑饉俾食其
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斷流車畎修築
尤爲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
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
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

從之七年二月知揚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汳淮荒殘
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
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
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
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
伋請勸民種麥爲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北
淮東西路帥漕官爲借種及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
依賑濟格推賞仍上已種項畝議賞罰九年王之奇
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
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

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
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古項畝未悉開耕詔下之
日期以二年不能徧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剗佃之
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設
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
間曠磽确之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
爲人所訟卽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
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
十有一月臣僚奏比今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
歲上所增項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數

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
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
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
如之八年五月詔曰迺者得天之時蠶麥旣登及命
近甸取而視之則穞短繭薄非種植風厲之功有所
未至歟朕將稽勤惰而詔賞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
浸詔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稽種糧與下戶
播種毋致失時十有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
田雖墾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
浙旱田雖已耕亦無麥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

以常平麥貸之先是知楊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唆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令限滿適旱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務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初朱熹爲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

具事下郡熹訪問講求纖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旣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

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善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于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五年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

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克客戶凡貸錢止憑

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畧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雨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雜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雜種多寡皆爲已有則不勸而勤民可無饑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

種主毋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知婺州趙嶷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愚夫報罷士民相率請于朝乃命趙師岳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岳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初庫賈以歲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淳祐二年九月赦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於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所在州縣屯

官隨卽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六年殿中
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
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
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
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
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
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
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
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
畝之田頻年羌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

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
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侵
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
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稅朝廷付之悠悠不知
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
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
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
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論二三大
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
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

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一年九月赦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暴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違戾官吏重實典憲是歲信常饒州嘉興府舉行經界景定元年九月赦曰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陳乞多稱錢官用過不卽給還自今如尚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咸淳元年

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闔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泐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阡分莫不具在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自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

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言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

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

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弊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

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彙其始末而悉載于篇有足鑒者焉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灾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初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

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
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
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
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
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
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
因諸山之泉築堤者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
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復以
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
岡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

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
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
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
施行聞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
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
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
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
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
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
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

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
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
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
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
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
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
開二十四浦䟽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
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
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
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

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
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
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
旣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
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
數給之二十九年子瀟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
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
濬之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
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
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

圍田濬港瀆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愔平江府
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
權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常請開鑑
湖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千
餘頃悉獲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也百
姓交佃畝值纔兩三緡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
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
從之乾道二年四月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圍
田草蕩荷蕩菱蕩及陂湖溪港所際旋築塍畦圍裹
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開諸圍田凡粗戶

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
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
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二百
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
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陳
峇趙與峇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
州害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
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
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
鎮江各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彗見于

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祕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驛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運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未幾蕭規等真決黥隸枋得由京相繼被劾斯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年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

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洪八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廷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

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闢蓄從昔善壤卿聿
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上深用歎嘉九年八月臣
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
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灾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
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
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稿意水利不修
失所以爲早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
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
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
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

溝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
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
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
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
陳峴言昨奉詔徧走平江府常州江陰軍諭民併力
開濬利港諸處並已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
萬今皆百姓相率効力而成詔常熟知縣劉頴特增
一秩餘論賞有差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
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
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旣其東之七

吏惰不虔葑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
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田無異
時早乾之患其為澤豈淺哉劾奏徹聞不忘嘉歎十
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潴洩旱則
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為田築為
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菱蘆於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
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乞責
縣令毋給據尉警捕監司覺察有圍裹者以違制論
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既而漕臣錢冲之請每圍立
石以識之其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

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具水源湮塞合開修
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一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
之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詒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
皆千百畝陂塘漫瀆悉為田一可有水則無地可潴有
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必日益甚無復稔歲矣嘉
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
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圍裹者盡開之又
令知縣並以點檢圍田事入衙每歲三四月同尉點
檢有無姦民圍裹狀上于州州聞于朝三年遣官審
視及至嘉諫察之二年二月佑賢澄使還奏追毀臨

安平。嘉興湖常開掘戶元給佃據三月右正言施
康年言近屬貴戚不體九重愛民之心止爲一家營
私之計公然投牒以沮成法乞戒飭自今有隱狀者
指名奏劾必罰無赦開禧二年以淮農流移無田可
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園田許元主復園專召淮農租
種嘉定三年臣僚言竊聞豪民巨室並緣爲姦加倍
圍畧又影射包占水蕩有妨農民灌溉於是復詔浙
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七年復臨安府西湖舊界盡
蠲歲增租錢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鑑湖溉田幾半會
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得已

填淤益狹宜戒有司每歲省視厚其澗蓄去其壅底
毋容侵占以妨灌溉皆次第行之寶慶元年以右諫
議大夫朱端常奏除嘉泰間已開浙西園田租錢蓋
稅額尚存州縣迫民白納故也寶祐元年史館校勘
黃國面對園田自淳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園
者分權其利害輕重而爲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
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田近已撥歸本
所國又奏自丁未已來創園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
任事者欲因以爲功凡旱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
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元

年圩田租減四分紹興二十七年趙子瀟奉詔措置
鎮江府沙田欲輕立租課令見佃者就耕如勢家占
吝追日前所收租利詔速拘其田措置蠲其冒佃之
租二十八年正月詔戶部員外郎莫濠同浙西江東
淮南漕臣趙子瀟鄧根孫蓋視諸路沙田蘆場先是
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
故以命濠等旣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奉行者不
恤百姓名爲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數以
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給以貧民下戶已受其害因
小利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二月詔沙

田蘆場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
括六月以孫蓋措置沙田滅裂罷之詔浙西江東沙
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
置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以莫濠經
量沙田蘆場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稅遂詔盡罷所
增租三十二年九月趙子瀟言浙西江東淮東沙田
往年經量有不盡不實處爲人戶包占期以今冬自
陳給爲已業與免租稅之半過期許人告以全戶所
租田掌之其蘆場量立輕租詔以馮方措置十有一
月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

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歛怨君子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東江東路沙田蘆場頃畝浩瀚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與張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蘆場之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後彥所括沙田蘆場二百八十餘萬畝其間或已充已業起稅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並估賣立租詔蔡光梁俊彥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二路沙田

蘆場租錢併歸戶部十月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三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翰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路官田五年詔諸官田比隣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二十年凡沒官田域空田戶絕房廊及田並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二十

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勅額庵院田詔可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紹興二年秋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為正稅田

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

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

二年至十年一千貫以下免三年一千貫以上五年一千貫以上十年於是詔所

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

賣二十九年初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

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

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充行在馬料

及糴錢四月詔令出賣七月詔諸路提學常平官督

察欺弊申嚴賞罰分水令張升佐宜興令陳迅以賣

田稽遲各貶秩罷任九月浙東提舉常平都絮以賣

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詔承買荒田者免三年租乾
道二年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頃已
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
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
畝合而言之為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
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
之四年四月江東路營田亦令見佃者減價承買期
以三月賣絕八月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
七年提舉浙西當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
同常平田立官莊果克家亦奏戶部賣營田率為官

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
萬斛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
莊二十二所九年以司農寺丞葉翥等出賣浙東西
路諸官田以登聞檢院張孝貴等出賣江東西路諸
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賣官田錢四百
餘萬緒淳熙元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
戶部因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者上下督責不為
不至於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者續十三已輸者繼
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
輕立價貴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卑下之產無人屬

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何之家著業輸租歲猶可得數十萬斛從之六年詔諸路轉運常年司凡沒官田營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紹熙四年以臣僚言住賣慶元元年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住賣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入承買以其錢充常平糴本十有一月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四年詔諸路召賣不行田覆實減價其沙礫不耕處除之開熙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耕

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藉以給行人金緡之費迨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景德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曾孝慶監察御史屢屢張翥顏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存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儲可以平糶而安富一舉而三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

異議者丞相買似道奏蘇椿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
造楮莫切於先和釋先和釋莫切於買贖限田因歷
議異議者之非帝曰富一惠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意
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先和釋而益邦儲議
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
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
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
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買公田創起租滿石者
價二百貫九斗者價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價一百六
十貫七斗者價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價一百二十貫

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
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
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
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
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遣劉良貴陳
嘗趙與嘗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
州嘗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押買自經者
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文收運發五年還
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
鎮江六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等見于

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祕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奏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被文江東運司方山京被文天府皆指陳得失亦幾蕭規等真決黥諫枋得山京相繼被劾斯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年京師糴貴勅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輒嘗因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遠謂買田本以先和糴今勅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遠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分田一畝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但主令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志卷第一百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志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史一百七十四

開禧後國司程國錄事等事相繼廢置更領二程錄事都總裁臣既既等奉
勅修

食貨上二賦方田

方田神宗憲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
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
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
亦於黑廬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
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

宋史卷一百七十四

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感奇零如未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縮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膏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且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

為等以其均當勿拘以五七年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以三年為任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勤甲頭方戶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諸歲方五縣從之其後歲發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

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
項元宗寧三年宰臣桑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
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爭立價以規利貧者迫
於不足薄移稅以遠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又矣神
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為之帳而步畝
高下文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
實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
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熟
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
始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縣丞檢官每路三員未

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又不專差點檢
官從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選差五年詔罷方田
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稅賦依未方舊則輸
納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
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共
悉改正毋失其舊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
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
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
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為重若不人等則積多而
至一項止以柴蒿之直為錢自一百而至五百以次

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卽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第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皆均詔諸路旣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宣和元年臣僚言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繢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

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者是也詔望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閑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逃移歸業已前逋欠稅租並與除放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

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日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緇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日金二曰銀

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日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繇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卽位詔許民闢土州

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選官分蒞京畿倉庾及詣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人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詔禁止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啟成疋送納煩擾民輸夏稅所在遣縣尉部弓手於要路巡護後聞擾民罷之止令鄉耆壯丁防援諸州稅籍錄事叅軍按視判官

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頃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一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歲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二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田蚕

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繼而以河北河東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限前畢減選升資民連租踰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獨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蚕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

增損從之咸平三年以刑部員外直史館陳靖爲京畿均田使聽自擇京朝官分縣據元額定稅不得增收剩數逃戶別立籍令本府招誘歸業棄功更不均檢民戶廣令種植尋聞居民弗諭朝旨翦伐桑柘即詔罷之六年廣罷南西路轉運使馮漣上言廉橫賓白州民雖墾田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帝曰遠方之民宜省徭賦亟命停罷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大中祥符初連歲豐稔邊儲有備河北諸路稅賦並聽於本州軍輸納二年頒幕職州縣官招徠戶口旌賞

條制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即升等乃加其奉
至有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四
年詔禁之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
已入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荆
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
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蕎菽互相折
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
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
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
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書比壤者

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
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刻革尺縑斗粟未聞
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
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畵畝轉易
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
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
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遠
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
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特詔量減支移福州
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

予民耕歲使輸賦至是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
鬻之可得厚利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幸惟慶領其事
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
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爲傷民不可旣而期盡未嘗者
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悉蠲之後又詔公田重復取
賦者皆罷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
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
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
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
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

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
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州縣賦
入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
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
而率民錢爲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瀆言天下
賦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則耗登之數無
從鈞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閏一造至慶曆中復故
時惠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
議蠲減又詔曰稅籍有僞書逃徙或因推割用倖走
移若請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見

其弊以增賦入量數議賞旣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旣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錢民不能堪五年詔陝西特蠲之且令後勿復取旣而詔河東亦然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

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爲錢二百如聞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復故州郡歲常先奏兩足歲豐後雖災害不敢上聞故民賦罕得蠲者乃下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命著于法支移折變貧弱者尤以爲患景祐初嘗詔戶在第九等免之後孤獨戶亦皆免至是因下赦書責轉運司裁損歲終條上其後赦書數以爲言又令折科爲平估毋得害農久之復詔曰如聞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雖屢戒敕莫能奉宣

宋史志卷一百五十七
十
詔令自今有此州長吏即時上聞然有司規聚歛窄能奉帝意焉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歛丁身錢米大中持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婺秀二州丁錢後龐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永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自郭諮均稅之法罷

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凡穀廼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後田京知滄洲均無棣田蔡挺知溇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以爲便詔輸如舊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均纔均數郡田而止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

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元豐二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具所行月日上之中書初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錢半歲諭民使民俗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

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錢而糴賤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能自明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朱崖軍道遠民以爲苦至是用體量安撫朱初平等議根括四州軍稅賦舊額存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糴以便民權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逃絕稅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爲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貫石匹兩有奇

琮盖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六年御史翟思言始趙尚寬爲唐守勸民墾田高賦繼之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闢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飭使者量加以寬民帝每遇水旱輒輕弛賦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嘗絕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爲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務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負多所寬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

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腳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價者亦酌度分爲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折變皆循舊法紹聖中嘗詔郡縣貨物用足錢省陌不等折變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時估實值多寡不齊難槩立法

命仍舊焉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糴之法今常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糴以實價折之則無損於民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價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廼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賃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

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慢吏廢期凡輸官之物違期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笏午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舊凡以赦令蠲賦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逋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司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旣當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司乃用是以取辦理

之譽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雖嘗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數按籍彙括脫漏定賞罰之格然蔡攸等計德霸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訛隱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司參攷保奏而終莫能拯其弊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

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又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昧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

支移佑直既高更益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因於追胥詔申戒焉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逋租數廣令轉運司察守貳勤惰聽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芟蕩湖濼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三年言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其畧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千三百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遠倉民破產者衆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

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墾新田差爲五等輸稅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使張徽言之請復元豐舊制俄又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使王疇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第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緡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焉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詔二稅並

依舊法又百姓欠租閤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庚子詔被虜之家蠲夏秋租稅及科配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爲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許計所用之多寡庶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知毋得過數科率八月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未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手足利歸貪吏而怨歸陛下願重科敷之罪嚴貪墨之刑詔漕司究實以聞二年正月知紹興府陳汝錫違詔科率謫漳州四月

建盜范汝爲平詔蠲本路今年二稅及夏料役錢旣而手詔訪聞州縣以爲著令不過三分甚非所以稱朕惠恤之意可以赦並免十有一月焚州縣已蠲稅簿示民以不疑也一年二月詔諸路轉運司以增收租數上戶部課賞罰六年八月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兩浙紬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疋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諫王楮言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敷則所科歸之下戶詔戶部申嚴禁之十有二月詔淮西殘破州縣更免租稅二年是日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

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緣軍需陪歛無藝
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
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民之侵漁納賄
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是歲兩浙轉運
李迨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
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七年二月詔駐
蹕及所過州縣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七月
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已田謂之
稅佃田謂
之租舊不併納劉豫嘗
並取之至是乃從舊法九年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
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

圃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
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
縷割剝至於果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歛之
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
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敷詔特
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
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欲寬民
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
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

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輪官物用四鈔日戶鈔付縣鈔關縣司銷簿曰監鈔納官掌之曰毀失縣鈔者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僞冒備毀失也以監住鈔銷鑿若輒取戶鈔或追驗於人戶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

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絕錢醋息錢麵引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爲戶部侍郎責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二十六年先是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集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

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
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
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
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歛
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
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
部侍郎許興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
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
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
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

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
科督豈使民不爲盜之意哉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
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
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
東西螟其租稅盡蠲之自是水旱經兵時有蠲減不
盡書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
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
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使
所在居民以土物爲苦太上皇帝已嘗降詔禁約自
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陵寢薦

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民齋戶鈔不為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為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之詔也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姜詔言

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

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

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温台處徽不通水路其

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

定罪乾道元年蠲興化軍猶剩米之半以知軍張炎

二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儲外猶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三年六月減臨安府新城縣進

際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際為名虛

額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臨安府屬縣欠乾道元年

二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敕令所修輸苗

乞取法

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勢

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蠲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爲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

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且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卽許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於縣縣銷民欠籍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

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
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
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于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歛侵漁日
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
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
於小而略於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
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
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覈兵
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

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寔紆然後禁其苛歛責其寬
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
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
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
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
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
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
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
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
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

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
庶于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楊萬里奏民
輸粟於民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
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
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
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
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
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
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
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

薄賦歛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
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
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

時金主
璟新立

萬甲迺使客于淮間其蠲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
官酒坊減鹽價除田租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
而有是言也二年詔曰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

卽位以來蠲除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
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
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
辨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
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

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紬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紹興十六年詔旨絹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霑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

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人尚爲病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簒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

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
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
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
橫歛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
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
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
咸旣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
色盡蠲二稅州縣乏典鞭撻黎庶鬻妻買子而鐘鳴
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
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

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
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
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建炎二年初復鈔旁
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詔興二年詔偽造券旁
者並依軍法五年三月詔諸州勘合錢貫收十文足
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也初令諸州通判印賣
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十有一月
以調度不足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具田宅之
數而輸其直旣而以苛擾稽緩乃立價凡坊郭鄉村
出等戶皆三十戶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九

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三月足輸送行在旱傷及
四分以上者聽旨三十一年先是諸州人戶典賣田宅
契稅錢所收窠名七分隸經總制三分屬係省至是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請從本所措置拘收以供
軍用詔從之凡嫁資遺囑及民間葬地皆令投契納
稅一歲中得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
及盧夔等未輸者十九郡不與焉乾道五年戶部尚
書曾壞言四川立限拘錢數百萬緡婺州亦得錢三
十餘萬緡他路恬不如意詔百姓自契期三月自陳
再期百日輸稅通判拘入總制帳輸送及十一萬緡

者知通推賞違期不首及輸錢違期者許人告論如

律淳熙六年敕令所進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驢馳馬

契書之稅帝命刪之曰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建

炎三年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馬趙

開爲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自蜀有西師益利

諸司已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錢川陝有絹之給陝西河東京西者四

年秋遂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場錢元豐以來元豐以

者次科激賞絹足年初科三十三萬疋俟邊事寧即

西川三十萬疋次奇零絹估錢卽上三路綱也歲三十

東川十引自紹興二十五年次布估錢成都崇慶府

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布一疋民甚便之
後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疋輸估錢三引歲
七十餘萬疋爲錢二百餘萬引慶次常平司積年本
元初累減至一百三十餘萬引

息此熙豐以來所謂青苗錢者建炎元年遣駕部員
外郎喻汝礪括得八百餘萬緡至是取以贍軍矣

次對糴米謂如戶當輸稅百石則又
科糴百石故謂之對糴及他名色錢酒

鹽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

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矣紹興五年

浚召拜尚書右僕射以席益爲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開愬于朝

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六年以龍圖閣直學士

李迨代開爲都轉運使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

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

科稍重二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百有餘年

民甚安之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反覆紐折取數

務多致民棄業逃移望並罷之一遵舊制詔如所請

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迨以贍軍錢糧令

四路漕臣分認而權茶錢不用蜀人不以爲是九月

浚罷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十有一月以直祕閣張深

主管四川茶馬迨請祠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撫司叅

議官陳遠猷並兼四川轉運副使席益以憂去樞密

直學士胡世將代之十月鼎罷秦檜獨相九年和議

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皆取諸蜀者會吳玠卒以世將爲宣撫副使以吏部尚書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上諭輔臣曰燾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橫歛宜令減以紓民成都帥行民事自燾始世將奏以宣撫司叅議官并度兼四川轉運副使十一年正月趙開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竒零絹布之征自是爲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議者不能無咎開之作俑焉十月以鄭

中爲川陝宣諭使十二年世將卒改宣撫使十三年剛中獻黃金萬兩十五年正月剛中奏減成都路對糴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剛中尋以事忤秦檜於是置四川總領所錢糧官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爲之又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十六年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疋免剗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十七年以戶部員外郎符行中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召剛中赴行在不棄權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先是剛

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詔李璆符行中參酌減放於是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錢七萬六十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對糴分數均減十八年罷四川宣撫司以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召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

所貯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蠲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糴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七百餘石綾絹一萬四千餘匹先是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爲重二十四年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制總兩司措置裕民二十二年以符行中等言減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脚錢十二萬緡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合一百六十餘萬緡蠲州縣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糴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

宋史志卷一百二十七
三十一
萬緡是時朝廷雖蠲民舊逋而符行中督責猶峻蜀人怨之於是以前蕭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蕭振總領湯允恭主管茶馬李澗成都轉運判官許尹潼川轉運判官王之望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用蕭振等言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匹一千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

撫司有積緡一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取諸民乎請留其半是歲振卒李文會代之二十八年文會卒中書舍人王剛中代之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糴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蠲奇欠白契稅錢三十七萬餘緡二年蠲川秦茶馬兩司紹興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縣浸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又詔四川諸州欠紹興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贍軍諸窠名錢物暨退剝虧分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並蠲之蠲成都人戶理運對糴米脚錢

三十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
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
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
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二年蠲潼川府
去年被水州縣租稅資普榮叙州富順監凡夏輸亦
如之尋又詔本路旱傷州縣租稅官爲代輸及民已
輸者悉理今年之數四年蠲紹興三年成都潼川兩
路奇零絹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
川府激賞絹一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疋又詔四
川州縣鹽酒課額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蠲
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綱運
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
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蠲十之
五以經兵也

志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志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一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器前書右丞相驩國史領經筵都總裁臣脫等奉
整

食貨上三

布帛漕運

和糴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
所產折科和市其織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
真定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
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
縐縠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納東
京權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疋以供服用及歲

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廟所須則有司下其數供疋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疋重十二兩踈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王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陝市買塲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欵正龜殼等段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

勿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反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中詔減兩蜀歲輸錦綺鹿胎透背欵正之半罷作綾花紗明道中又減兩蜀歲輸錦綺綾羅透背花紗三之二命改織納絹以助軍景祐初逐

詔罷輸錦背繡背遍地密花透背改自掖庭以及閭巷皆禁用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曆四年復減半既而又減梓路歲輸絹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值桑棗嶺外唯產苧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疋爲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自西邊用兵軍須紬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器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治平中歲織十五萬五千五百

餘疋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司損和糴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湏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疋爲錢千兩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顥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糴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

內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羲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顯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細絹綿布於州鎮軍砦等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笑傷又居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下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革假和買細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顯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陝西以備邊省蜀人

輸送及中都漕輓之費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致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為名增預買細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細絹等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為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細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為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剥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細絹許選封樁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剝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

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
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
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買易糴糧儲於邊期
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
八十疋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紹聖元年兩
浙絲蠶薄收和買并粉細絹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
帑細絹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蚕絲多兼
市紗羅細絹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場輸布不如樣
監司通州貶秩展磨勘在 有差令損其直後似此者
勿受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

歲市細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
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謂苦何謂願請今復初增雖
名濟乏實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
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
萬疋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乃詔諸路提舉司勿
更給錢俟蚕麥多選官置場崇寧中諸路預買令所
產州縣鄉民及城郭戶並準貲力高下差等均給川
峽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爲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
和買細絹歲五十萬疋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
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有逮

今五年循以爲常民重傷因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樁錢及鄰路所掌封樁鹽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蚕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請而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一疋給鹽二十觔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償尚書省言大觀庫物帛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羅綾紗一千至三萬疋各有差二年又令京東淮南兩浙市絹帛五萬及三萬疋並輸大觀庫又四川各二萬輸元豐庫江東

西如四川之數輸崇寧庫而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紬絹六疋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徙詔迺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四五百疋與仁府萬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乃令減半均之兩浙和買并稅紬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例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紬絹布帛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弊如江西比而纔給二百轉運司又以重十三兩爲則不及則準絲價補

納以錢兩準二百有餘宣和三年詔提刑司釐正以
聞先是成都河北預買官戶許減半四年令舊嘗全
科者如舊既又以兩浙多官戶令預買通敷七年冬
郊祀河北京東和買科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以供
物給降其所蠲貸幾數百萬初預買紬絹務優直
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
價輕民力寢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十
二月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
以錢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給者並論以違制然
有司鮮能承順焉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

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以他物而損其數
京東州縣勿以逃移戶舊數科着業人仍先除其數
俟流民歸業均敷餘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
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
供和買夏稅紬絹歲爲疋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
每疋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
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登時給其直又詔江浙
和預買絹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違者寘之法紹興
元年初賦鼎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蔡兵以兩
浙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疋半令輸錢疋二

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
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
三十九萬疋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
疋東川湖南綾羅絕七萬疋西川廣西布七十七萬
疋成都錦綺千八百餘疋皆有奇三年三月以兩浙
和買物帛下戶艱於得錢聽以七分輸正色三分折
見縉初洪州和買八分輸正色二分折省錢疋三千
四年帥臣胡世將請以三分疋折六千省又言絹直
踴貴請疋增爲五千疋戶部定爲六千疋殿中侍御
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

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疋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
其半較之兩浙時直疋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
貫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
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
西和買絹疋折輸錢六千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
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
萬縉重以增減之費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
疋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復河南
減折帛錢疋一千未幾又增之十七年減折帛錢江
南疋爲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兩爲

三百兩浙四百二十年詔廣西折帛錢因張浚增至
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文折輸二十九年中書省奏江
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儲之詔除徽
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者聽
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
為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
以備軍用乾道四年減兩浙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
帛錢之半六年知徽州郊升卿代還奏州自五代時
陶雅守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
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九年

詔徽州額外剝科雜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及元
認江東兩浙運司諸處絹一萬六千六百餘疋並蠲
之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歲太重
可自來年疋減錢一貫五百文二年後別聽旨所減
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
說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
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
數一疋袞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奉產之民
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
也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

宋史志卷一百二十一
九
司無所走弄而詭挾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
立爲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年吏部尚書葉翥等
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詔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
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疋而越乃
六十萬五百疋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望將三等以
上戶減半四等以下戶權罷尋以杭之和買絹偏重
均十二萬疋於兩浙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
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爲最重緣田薄稅重詭
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
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絕詭

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玘與帥臣張子顏
措置子顏等言勢豪家民分折版籍以自托于下戶
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七州和買凡二
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溫州本無科額合台明
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
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一郡視五郡之輸
而又贏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賃牛物力以
其有資民用不忍料配酒坊鹽亭戶以其嘗趨官課
難令再敷至於坍江落海之田壤地漂沒僧道寺觀
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

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志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卽爲第五等爲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土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爲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真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僞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府橫宮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蠲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敷和買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並覈實取旨十一年臣

僉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鄭丙丘宗議畝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爲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剗科和買二萬五十七疋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十餘疋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疋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邁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值緡錢百八十八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

西河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脩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岢嵐火山

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
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
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
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
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
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
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
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
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和糴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
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京鈔

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
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二年之蓄復命輔臣議
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
所糴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
茶銀紬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
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
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
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
臣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
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

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旣竒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相八分爲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

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司明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爲本令瀛定澶等州各置倉凡封椿三司毋關預委周輔專其任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封椿糧草並歸之六年詔提點河北西路王子淵兼同措置未幾手詔周輔今河朔豐成宜廣收糴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周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

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充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詔賜同措置王子淵三品服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滾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支用錢自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

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昧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救江淮兩浙轉運

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

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卽物價湧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名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

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爲官更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二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法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

寄糴率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柔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略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省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做陝西均糴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糴法三年以歲稔諸路權行均糴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

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祇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寢反於新邊鄆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彛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旣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卨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麤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

衆鮮克辨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

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略使章綬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悖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疋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

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二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各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鹿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十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

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

西安

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剗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脩築埽岸其不即

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為永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

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販糴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平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糴命三總領所置場糴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九萬斛兩浙一百東九十三萬江西一百一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至是欠百萬斛有奇

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白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綱米及糴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糴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錢二十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滬兩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淳熙三年詔廣西運司糴錢以歲豐歉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

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
飭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珪會度牒於湖
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
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
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
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
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
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
二十萬石太平州二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
軍五十萬石連水軍二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

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咸淳六年都省
言咸淳五年和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
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廣
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
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
天下懲唐李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疆幹弱
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
諸州歲受稅租及莞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
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

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馭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在民挽舟吏並緣為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疆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在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

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鹿者斤僅得二兩遂令鐵就冶即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

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

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頴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王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爲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七十餘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

數歲又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
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
權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
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朔漕船市材木
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
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
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
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
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

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
文移全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賅諸吏得詣
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
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
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
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
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克歲計如故事於是
牟利者多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
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
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

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畱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

漕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二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舡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秬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云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

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徙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徙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頡亟辦來歲漕計宣徽南院使張方平

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二道以通漕運立之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太衆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滸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供雜物者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荆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發待又令真楚泗州各造

淺底舟百艘分爲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蓋
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
清河蓋運司爲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併
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
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
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慮詔各
遷兩官餘官減年猶皆有差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計
西京先是道路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戶部奏
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紹聖二年置
汴綱通作一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

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
綱如故政和七年立東南六路州軍知州通判裝發
上供糧斛任滿賞格自一萬石至四十萬石升名次
減年有差張根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
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嘗
存三十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宣和
二年詔六路米麥綱運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
臣及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并進納人管
押淮南以五運兩浙及江東二千里內以四運江東
二千里外及江西三運湖南北二運各欠不及五釐

依格推賞外仍許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並罷七年詔結絕應奉司江淮諸局所及罷花石綱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裝發綱運備邊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乾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杳至兩京糧乃足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權貨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

陽措置陸運或用舖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致甚艱熙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略司支封椿錢於河東買橐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東河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驅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趣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絳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

寧言餽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寧至磨嘴口皆大川
通車無礙自磨嘴至兜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卽山
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若使大
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
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
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
調均鄧州夫二萬每五百入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
運其本路程塗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
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
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

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
軍六年詔熙河蘭會經略制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
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軍剗刮官私橐駝二千與
經制司自熙河摺運事力不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
陝西邊用非機速者並作小綱數排日遞送大觀二
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
八萬石貼助於榮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擺置車
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
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
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

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多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略如此其他州縣運送或軍興調發以給一時之用此皆不著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美財以供侈

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克入爲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船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省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于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

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今轉船令發運司督修倉廩荆湖北路提舉常平王疇措置諸路運糧舟船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

倉譚積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船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譚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楊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

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滌盧宗原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以無額上供錢物并六路舊欠發斛斗錢貯

為糴本別降三百萬貫付盧宗原將湖南所起年額並隨正額預起拋欠斛斗於轉般倉下卸却將已卸均糴斗斛轉運上京所有直達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川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

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
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
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
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雇
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
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
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蜀
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
為便總領所遣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
置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人減成都

水運對糴米

紹興十六年

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

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

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純潭

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

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

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

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

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

於本州科撥並諸路轉運司椿發時內外諸軍歲費

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

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斲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屢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乾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

初綱運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綱運欠及一分者亦許其補足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寡並與除放其有因綱欠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輸已足許叙復自是綱運欠失雖責償於官吏然以其山川逾遠非一人所能究亦時寓於蠲放焉

志卷第一百二十八

志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一百七十六

開府僑言上桂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食貨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饟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此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

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
恕后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
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
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
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河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
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
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
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
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
萬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

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
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
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
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
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
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武臣習攻
戰亦耻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群議愈甚事幾為罷至
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
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
晉唐於陳許鄧穎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

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

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路南務內園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子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昔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旣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灌民田三千頃宣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然括荒田置營田七

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一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目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

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壅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治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川楮陽設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詔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

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以定保州
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省遣官監務置
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入而取其租第
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
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
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屯田最久逾其半
焉襄唐二州營田既廢景德中轉運使許以復之初
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獲歲入甚廣後張巽改
其法募水戶分耕至逃又參以兵士以無大利天
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灌以傑言二

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爲緡錢
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緡錢二萬餘所給吏
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
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
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
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
未幾遂罷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
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
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
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

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成治
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
百六十八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
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
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
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韶指極邊見契弓
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詔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
師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見韶所指何地雖實有之
恐召入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聞沈起妄
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實舜卿奏實止有

間田一頃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
實韶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韶更相論奏互有曲直
韶遂以妄指聞出自著作佐郎責保平軍節度推官
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砦
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
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
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
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有輸送之勤
知延州趙鼎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
安撫使郭達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務弓箭手無

閒田尚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
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尚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
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
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
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
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與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
事樞密使吳克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
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
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
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

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
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
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
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
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
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
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
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
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
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

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元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

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爲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畝爲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迺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其費已不盡資內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

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

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投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疆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及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禾償增入人馬防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

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
進築堡砦自麟石廊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
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
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
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
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
撫使司指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
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
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倣古屯田凡軍士相
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歛復給糧依鋤田

法餘並入官凡民水田畝賦秬米一斗陸田豆麥夏
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
民歸業寢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
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規奏推廣謂一夫授田
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
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爲
甲別給蔬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
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
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
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各大半有主難如陝

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爲永業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爲蔬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

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宥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一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二十二年督規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湖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旣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

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

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玉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之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旣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

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棗易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于邊計非田之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

爲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充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從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

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爲屯田民不以爲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旣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

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旣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

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卽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

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王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解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爲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

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歛者或增舊價糶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糶常

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糶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弁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

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無弁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無弁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處亡損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瞻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

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况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爲可行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

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達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拯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爲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歛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

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歛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等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

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
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
量大小均給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二年常平入五十
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
穀略計貫石可及千石百萬以上歛散未得其宜故
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
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
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
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

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
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
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
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
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
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
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
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
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
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

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當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旣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闔歛散者帝然其說遂勅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

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

能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
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
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
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
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
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
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
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
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爲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

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
毋以彊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
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
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尚悉以閣今條
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
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
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
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
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
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

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二等戶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率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均倍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歛俟貴而糶不唯合

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切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關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

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疆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與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與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

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旣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聖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槩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司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世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

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
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添林之
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
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
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
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
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
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
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
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

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
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
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
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
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
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
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
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
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
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麩鞵錢之類凡

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
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蚕
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
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
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
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
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
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常平倉斛
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
妄稱周禮以為無鄙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

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
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
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
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
民皆博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
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向也司馬光曰青
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
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
不疆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

爲妄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溫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

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卽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

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
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為
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監酒稅陝西轉運副
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
絮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
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
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
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
平不過五百貫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
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

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
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聞民間甚苦青田
助役錢盍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
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
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
守不變既而詔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
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
許以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
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
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

金帛之直六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歛散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歛增一百二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歛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歛少及散歛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請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

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於川峽四路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

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左正言王覲右司諫
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
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
速要見功務欲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
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
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
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
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
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本嘗不禁抑配而其
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

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
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
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
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
糶糶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
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覲等復言臣
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
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逮請復
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
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東州縣抑

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
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
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
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
復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
振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首言承
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
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
後錢穀爲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
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

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童遵等皆曰青苗最
爲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並送詳定重修勅
令所三年舊欠常平錢斛人戶仍許請給宣和五年
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卽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歛
之庶革僞冒之弊先是諸路灾傷截撥上供年額米
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浙荆湖路義
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截撥之數六年
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司明
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
用宗正丞鄭鬲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

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詎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
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
常平等倉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
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糴米以
續常平上卽爲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倉
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
九分以上卽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
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
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
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

縣之數截畱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
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令就州輸送至於屬
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
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
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
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
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
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畱江
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
州趙彥幟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

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卽有贏羨若立之規繩
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
不實者鑄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
利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諸路已糴義米價
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閣義米受虧
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常攬戶等
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糴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
與除放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杭帶義法也今
杭糯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豈有
絹紬豆而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又
加紬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
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
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
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
止許以杭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
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
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糴之

				<p>文公以節部平糶金米</p>	<p>官以爲重其禮</p>	<p>不及開聖廟習禮同</p>	<p>入皇平宜用不味對可</p>	<p>蘇養米利書並</p>	<p>宋史卷一百二十九</p>
--	--	--	--	------------------	---------------	-----------------	------------------	---------------	-----------------

